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库切小说文库

J.M.Coetzee

# 等待野蛮人

◎ [南非] J.M. 库切 / 著

◎ 文敏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J.M.Coetzee

等待野蛮人

◎ [南非] J.M. 库切 / 著

◎ 文敏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书名: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作者: J.M.Coetzee

Copyright©J.M.Coetzee, 1980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by J.M.Coetzee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4-1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野蛮人/[南非]库切(Coetzee, J.M.)著;文敏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4

(库切小说文库)

ISBN-7-5339-1938-6

I.等... II.①库... ②文... III.长篇小说-南非-现代 IV.1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3650号

### 等待野蛮人

作者:[南非]J.M.库切

译者:文敏

责任编辑:王雯雯

责任校对:孙旭明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印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5

字数:150000 印数:0001-12000

书号:ISBN 7-5339-1938-6/I·1646

定价:19.00元



## 编辑手记

写于一九八〇年的《等待野蛮人》是作者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作品中，库切显示了对当代生活的真切把握，从根子上抓住了文明的痼疾。小说本身没有影射的痕迹，可是这种寓意复杂的作品必然使人想到许多现实情景，从过去南非的种族歧视到至今仍未消停的巴以冲突，甚至“911”恐怖袭击，甚至中国“文革”的梦魇岁月……当代生活中所有那些令人悚然的事件都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语境，在阅读活动中扯动着人们的审美经验。跟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相似，库切在对人的关注中也同样看到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但是他的目光更多锁定于政治生活和文明进程中的伦理障碍——国家、种族、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如果说这是面向内心的自我挑战，贸然超越这些界限几乎就如打开一扇恐怖之门。

那位帝国边境的行政长官鬼使神差地迈出了这一步，在帝国少壮派军人对蛮族部落的军事行动中他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某种暧昧立

场。他以一份悲悯之心收留了那位流落在自己辖境的蛮族姑娘,施之以人道的呵护,后来还爱上了她。到此为止似乎是一个常见的通俗故事,问题是老行政长官的同情与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那个谜一样的蛮族姑娘以“他者”的存在反衬着文明世界的价值荒谬。从这一意义上说,库切写的是一个没有“对话”的故事,所以整个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主人公绵绵不绝的内心独白。这位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思想者,反省的意识起初产生于拒绝暴虐的平常心,继而一步步演绎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不过,荒谬不仅表现为他跟蛮族姑娘的难以沟通,同样在于自己人也把他视为异类,所以在肉体遭受折磨的悲剧之中还面临着认同的困境。如何跨越眼前的伦理障碍是这部作品内在的主题,不过这取决于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库切很有层次地把握着叙述节奏,情节推进也相当谨慎,几乎没有寓言小说通常难以避免的某些夸张的拙笔——即便在卡夫卡的《城堡》中你也能找到那种瑕疵。库切的目标是尽可能委婉有致地刻画出人物心理的微妙之处,写出灵魂自救的过程,这就需要在写实的底子上拓出迷人的诗境。这不啻是给自己出难题,当然他没有难倒自己,靠着如此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因素实现这样一种宏大叙事,好像是有意向人炫示自己那份罕见的才能。毫无疑问,在当代作家中还很少有人将种族和文化问题引向超越道德层面的深层反省。这里值得提示的一点是,主人公若隐若现的玩世态度恰好是一种超越世俗价值的美学动力,性格的要义在此呈现为妙不可言的叙述技巧。

当种族和文化冲突成为世间日常景象之时,人道主义和民族和

解政策便是政治牌局中常有的话题，但库切的小说显然并不满足于任何带有自我优越感的道德怜悯，他要从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寻绎文明的原罪。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给捅出来，是因为需要认识到文明也靠野蛮起家，历史进步中总是拖曳着残酷的阴影。库切看得很清楚，“文明人”和“野蛮人”在文明的链条上并没有固定的序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的位置也许正好颠倒过来，他借主人公的考古发现申述了这种轮回交替的文明轨迹。那个老行政长官不就是把国防部第三局的人斥为“野蛮人”么，问题不在于那是否一个比喻的说法，关键是“文明”与“野蛮”确有天然的互生关系。所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帝国”一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喻指南非白人政权或是西方诸强，而“野蛮人”之所指也并不一定就是当今第三世界。读者完全可以如此作想——许多年以后，乔尔上校的“帝国”说不定早已衰落，被他讨伐的“野蛮人”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又将早先的帝国宣布为“野蛮人”了。最能表明库切这一思路的例证是主人公想象乔尔上校追杀野蛮人的一段内心独白，那思绪中野蛮人一下子变成了修筑圆明园和颐和园的中国清王朝——昨日的华夏帝国也曾把别人视为蛮夷之族，一旦落后便沦入遭人蹂躏的悲惨境地。这种兴亡更替的历史过程几乎成了冤冤相报的永劫回归，正是这里失落的价值构成了库切检讨文明的“大历史”命题。

然而，“文明”与“野蛮”颠来倒去的历史过程丝毫不能成为消解正义与人道的理由，库切对“野蛮人”当下境遇的描述无疑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正义永远站在被掠夺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一边。库切的

主人公以自身的命运去抗衡那种社会主流意志，饱经磨难之后才获得正义的良知，才真正意识到个体生命价值和个人权利的珍贵。事实上，历史的光荣与梦想往往伴随着现世的腥风血雨，为着某个前进目标可以毫不顾惜地将生命个体碾成齑粉，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精英哲学也许将永远被人推崇，但成功的背后也总给自己播下祸种。库切这部小说最后把人们悬置于“等待”之中实在饶有趣味，他对当代生活的洞见和预言全都写入了那些忐忑不安的心灵深处。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4
第三章	078
第四章	105
第五章	163
第六章	191
译后记	207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214
他和他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217



## 第一章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两个圆圆的小玻璃片架在他眼睛前的环形金属丝上。他是瞎子吗？如果他是个盲人想要掩饰这一点，我倒可以理解。但他并不瞎。那小圆玻璃片是暗色的，从里面看出来并不透明，但他就是能透过这样的玻璃片看过来。他告诉我，这是一种新发明的玩意儿：“它能保护眼睛，不受阳光的炫照，戴上它就不必成天眯缝着眼。也可减少头痛。瞧——”他轻轻触一下自己的眼角，“不长皱纹。”他重又架回那一对玻璃片。这倒不假，看皮肤他真比他的岁数显得年轻多了。“在我们那里，人人都戴这玩意儿。”

我们坐在旅馆最好的房间里，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长颈瓶，还有一盆坚果。彼此都没有提及他此行的目的，他来这儿肯定是出于事情的某种紧迫性，明白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只是谈些打猎的事儿。他说起前不久一次驱车大狩猎的经历，当时成百上千的鹿、猪和熊被杀死，漫山遍野都是动物尸体，多得没法收拾，只好让它们去烂掉（“那真是罪过”）。我告诉他每年都有成群的野鹅和野鸭迁徙到这儿的湖

里,当地人怎样设陷阱去捕捉。我向他建议,到晚上带他去坐当地人的船钓鱼:“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事。”我说,“打鱼的人在水边擎着燃烧的火炬,敲着鼓把鱼驱赶到他们设下的网里。”他点点头。又跟我说起他曾去过的其他一些边境地区,那里人们把蛇肉当做美味佳肴,还有他射到一只大羚羊的事儿。

他在一堆陌生的家具当中走来走去时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但他就是不肯取下遮挡眼睛的暗玻璃片。他很早就去歇息了。他被安置在这里,因为这是镇上食宿最好的旅馆。我对旅馆上上下下都强调过这是个重要的造访者。“乔尔上校是从第三局来的,”我告诉他们,“第三局是国防部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这是我们听来的,是很早以前就从首都那里传过来的消息。旅馆老板点了点头,旅馆女侍们也都跟着点头。“我们一定要给他留下好印象。”

我带着自己的睡席去屋顶的堞墙那边,那儿夜晚的凉风吹散了空气中的闷热。在屋顶上,借着月光,我可以辨认出其他睡觉人的身廓。广场胡桃树下人们交谈的喃喃之语依然会传入我的耳中。黑暗里,一根烟管点起来活像是一只萤火虫。火点小了,又亮了。夏天慢慢地转到了自己的尽头。果树林被累累硕果压得呻吟起来。我年轻时到过首都,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儿。

天破晓前我就醒了,踮着脚尖经过睡得正香的士兵们,他们正打着呼噜、叹着长气,梦见自己的妈妈和情人。我走下楼去。我们这儿正是在世界的屋顶上。在夜里、在空旷屋顶上醒过来时,你会感到星光璀璨、明亮撩人。

卫兵坐在门口，交叉着两腿支着枪正酣睡着。门房的小屋还关着，他的手推车停放在外面。我走了过去。

\*                      \*

“我们没有囚禁人犯的种种设施，”我解释说，“这儿没有多少犯罪的事，一般的处置也就是罚点款或是罚做劳役。你看到的这个小屋只是谷仓边上的一个储藏室。”那里边逼仄而臭气熏人。屋里没有窗子。两名被绑着的囚犯躺在地上。臭气是从他们身上发出来的，一股陈屎积尿的气味。我把卫兵叫进来：“让这两个人去洗洗干净，快一点。”

我让这个参观者视察了凉爽阴暗的谷仓。“我们期望今年公共土地的出产能达到三千蒲式耳。过去只有一次达到过这个产量。天气倒一直挺不错的。”我们又扯到老鼠和控制老鼠数量的办法什么的。回到小屋，那里面已经是一种干灰的气味了，两个犯人正准备受审，跪在角落里。一个是老人，一个是男孩。“他们是几天前被捕的，”我说，“离这里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抢劫，这事很不寻常。一般来说，他们平常都离堡垒远远的，这两个人是事后被带来的。他们说自己跟抢劫的事一点都不沾边。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说的是实情。如果你想要和他们谈话，我一定乐意为您当翻译。”

男孩肿胀的脸带着瘀青，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我在他面前蹲下来拍拍他的脸颊。“听着，孩子，”我用边境地区的方言对他说，“我们要跟你谈谈。”

他没有反应。

“他装蒜，”卫兵说，“他懂的。”

“谁打他的？”我问。

“不是我，”他说，“他来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模样。”

“谁打你的？”我问这孩子。

他没在听我说话。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却也没在看那卫兵，他在看卫兵旁边的乔尔上校。

我转向乔尔：“他可能以前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我指着说，“我是说那眼睛玻璃。他肯定认为你是个盲人。”但乔尔没有回以微笑。在囚犯面前，他保持着某种威严的样子。

我又蹲到那个老人跟前：“老爹，听我说，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发生了一桩库房抢劫案。你也知道这是件挺严重的事儿，你会为这事受罚，你知道的。”

他伸出舌头舐了舐嘴唇。他的脸色很灰很疲惫。

“老爹，你看见这位先生了？他是从首都过来的。他要视察所有边境线上的要塞。他的工作就是看每件案子是不是判得对，他干的就是这个，能分辨出案子的真假。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说，就得跟他说。明白吗？”

“大人，”他说，他的声音深沉嘶哑。他清了清嗓子说，“大人，我们根本没偷什么。走在路上，这些士兵无缘无故地拦住我们就把我们绑了起来。我们到这儿来是瞧大夫的。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他身上的伤一直都没好过。我们不是小偷。让大人看看你的伤吧。”

这男孩连扯带咬地三下两下就把缠在胳膊上的绷带解了下来。解到最后一圈，那血痂把绷带和皮肉粘在了一起。他把绷带掀开一点让我们看那血红的伤口边缘。

“你们看，”这老人说，“治不好啦。我把他带去看大夫，士兵们却拦住我们。事情就这样。”

我和来访者一起走回到广场那儿。三个女人经过我们身边，她们头上顶着洗涮篮子，从灌溉堤坝那儿回来。她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脖子却僵立在那里。太阳直射下来。

“那么长时间里，我们就只抓了那两个囚犯，”我说，“巧的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这里还根本没什么野蛮人能让你看到。这种所谓的抢劫行为平时很少发生。他们一般是偷几只羊或是从人家的牲畜群里牵走几头。有时我们对他们还以颜色。主要是沿河一带那些贫困部落的人干的。这都成了他们谋生的方式了。那老人说他们去看大夫，也许是真的。没人会把一个老人和一个病歪歪的孩子拉进抢劫团伙。”

我有意识地在为他们开脱。

“我当然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盗贼。但即便他们是在撒谎，这种头脑简单的人，对你有什么用？”

我抑制着自己心里不快，瞧他那高深莫测的矜持，那健康无恙的眼睛前面遮着小而夸张的黑暗屏障的神秘样儿。他一边走路一边像女人似的两手绞在一起在胸前扭捏着。

“不过，”他说，“如果方便的话，我今晚应该审讯他们一下。我会

带上我的助手。另外，我还需要有人帮我解决一下语言翻译问题。这个卫兵，他行不行？”

“我们都懂得的。你不想要我为您效劳吗？”

“你会觉得那是令人生厌的差事。我们有自己的办事程序。”

\*

\*

事后人们说起听见当晚从谷仓传出叫喊声，我却一点也没听到。但那天晚上在忙乎自己的事情的每时每刻，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耳朵甚至调试到专门聆听人类痛苦的音频。但谷仓是一幢巨大的建筑物，门很厚重，窗子很小，坐落在屠宰场和磨坊的南边。何况，还有四周的喧嚣——这地方先是为前哨基地，后为边防要塞，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有三千之众农业人口定居的城镇了，所有这些人在温暖的夏夜发出的噪声，不会因为某处有某人在叫喊而停止的。（在某一点上，我开始为我自己的不作为辩护。）

当我再次见到乔尔上校时，他正闲着，我就把谈话引向拷打一事。“你的犯人说出了什么实情了吗？”我问，“还是觉得他不可信？那不是一种挺糟糕的局面吗？我可以想象：他们想要招供，只为了招供，又没有更多东西可招供，于是被打断骨头，再次被迫招出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审讯所起的作用！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已经告诉你实话了呢？”

“有某种肯定的声调，”乔尔说，“某种肯定的声调会从说实话的人声音里表露出来。训练和经验教会我们去识别这种声调。”



“说真话的声调！你能从每天的讲话中辨别出这种声调来？你能听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这是我们之间最具敌意的一个时刻，他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不，你误解了我。我说的只是目前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说的是我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我想要找出真相，不得不动用强制性手段。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

痛就是真相；所有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这就是我从与乔尔上校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人的尖尖指甲、淡紫色手绢和穿在软鞋里的纤长的脚，使我一直想象着他在首都时的情景，他一准是那样，在剧场的幕间休息时，总是站在过道上对着同伴不耐烦地叽叽咕咕。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干吗非得要离他远远的？我和他一起吃、一起喝，我带他看风景，在他每一次写工作报告时给他当助手，我干的还不止这些。帝国并不要求效力于它的成员须互敬互爱，它只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

\*

下面这份给我的报告，以我一个地方治安官的眼光来看实在过于简短。

“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

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在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为把这事情结束掉，根据法律条款，我唤来卫兵，要他作一个陈述。他叙述了一遍，我记下了他的话：“囚犯一下子失控了，攻击来作调查的长官。我被叫进去帮忙制住他。我进去时，厮打已经结束。那个囚犯失去了知觉，鼻孔里在流血。”我在他的证词上指了一下须签署自己名字的地方。他恭敬地从我这里接过了钢笔。

“是那个长官要你这样跟我说的吧？”我柔声问他。

“是的，长官。”

“那个囚犯的手是被绑着的吗？”

“是的，长官，我是说，没有，长官。”

我打发走了他，填写丧葬许可证。

然而，在上床睡觉前，我提着一盏灯，穿过广场，绕过后面的街道走到谷仓那里。那小屋门口是一个新的卫兵，也是个农家子弟，裹着毯子正在睡觉。我走近时，蟋蟀停止了歌唱。可是拉开门闩的声音却没有把卫兵惊醒。我进入小屋把灯举高，我意识到自己擅自进入了一个存有国家机密的神圣或不神圣的地方（神圣不神圣又有什么分别）。

那个男孩睡在角落里一张铺着麦秸的床上，还活着。看上去是在睡觉，但从那紧张的身姿看来他并没睡着。他的两手被绑在胸前。另一个角落里是一长条白布裹着的東西。

我唤醒卫兵：“谁让你把尸体放在那儿的？谁把它缝上的？”

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愤怒。“是和另一个大人一起来的那个人，长官。我在值班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我听见他告诉那男孩说，‘和你爷爷睡在一起，让他的身子暖和一点。’他还假装要把那个男孩也缝进裹尸布里，用和他爷爷一样的裹尸布，但他后来没这样做。”

那男孩还是僵硬地躺在那里，眼睛紧紧地闭住。我们把尸体抬了出去。在院子里，就着卫兵举着的灯光，我找到裹尸布缝口的针脚，拿刀尖挑了开来，把那层布从老人头部那儿卷了下来。

他的灰色胡须上沾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拉上吧。”我吩咐说。卫兵把打开的袋子扎了起来，但又散开了。“他们说他是头撞到墙上了，你怎么看？”他谨慎地看着我。“去拿些细绳来扎上。”

我把灯举到男孩头上照着他。他没有动，但是当我弯腰用手触摸他的脸颊时，他退缩了，开始发抖，整个身子哆嗦得上下起伏。“听我说，孩子，”我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蜷缩起身子用捆着的手挡着自己的脸。两只手满是瘀肿和紫癜。我摸到了他的骨头。凡我接触到这孩子身上的地方都极其可怕。“听着：你必须对那长官说实话。他就是要听你说真话——说实情。一旦他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就不会再伤着你了。但你得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如果你痛得不行，也别太丧气。”我找到捆扎的绳结把绳子解了开来。“两只手互相搓搓，让血流动起来。”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摩擦着。他疼痛地拳拢手指。我的行为很像是一个母亲在安慰被父亲暴怒地扁过一顿的孩子。因为有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审讯